

## 試析源於《青瑣高議》之「三言」故事的重編策略

趙修霈\*

### 摘要

〈陳希夷四辭朝命〉、〈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及〈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分別出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其題材源於《青瑣高議》。本文通過此三篇小說文本，發現「三言」在重新編寫這些源於宋代文言傳奇的故事時，有其系統性的策略：先行尋繹出新的小說主題，如〈朱蛇記〉原本主題為「魚蛇靈物、魚蛇報義」，〈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則為「行善積德得善報」；〈陳希夷四辭朝命〉則不重在強調陳搏長壽，而標舉「閒」作為小說主要論點。接著，「三言」為了確立這些小說主題，在文本中進行各種整體且細部的調整。

關鍵詞：三言、宋傳奇、改寫、青瑣高議

---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An Adaptation of *San Yan*: An Observation on the Three Short Stories adapted Classical Legends in *Qing Suo Gao Yi*

Chao Hsiu-Pay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bstract

“Chen Xi Yi Rejects Four Appointments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Mr. Li Saves a Snake and Wins Chen Xin”, and “Zhan Hao Meets Ying Ying at Su Xiang Pavilion” are chapters from the vernacular compilations *Stories to Enlighten the World* and *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These vernacular short stories are based on classical legends of th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three short stories to elucidate the methods employed in adapting classical Song Dynasty legends into vernacular popular fiction. The findings confirm a logical pattern in the adaptation of *San Yan*; specifically, preliminarily tracing the story ideologies. For example, “Mr. Li Saves a Snake and Wins Chen Xin” was an adaptation of “Zhu She Ji” (The Red Snake), in which the rescue of and requiting by the snake spirit is the moral of “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 “Zhan Hao Meets Ying Ying at Su Xiang Pavilion” was based on the topic of “gifted scholars and beautiful ladies”; and “Chen Xi Yi Rejects Four Appointments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highlights “leisure” as the primary argument of the story. Moreover,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various overall and detailed adjustments to highlight the story ideologies.

**Keywords:** *San Yan*, classical legends of the Song Dynasty, adaptation, *Qing Suo Gao Yi*

# 試析源於《青瑣高議》之「三言」故事的重編策略\*

趙修霈

## 一、前言

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看，晚明是社會文化大變動的時代；政治上有黨爭、權臣、佞宦的弊亂<sup>1</sup>，經濟上則因工商業發達、城市繁榮，促使市民階級擴大。<sup>2</sup>至於文化上，「識字教育成長、出版文化成果」<sup>3</sup>，不少文人或從事稗史小說編述、評點工作，或改編文言文本為通俗小說，將所擁有的經史文化背景轉化為商品，供庶民閱讀。

「三言」自明天啟初年開始面世<sup>4</sup>，亦屬於搜羅宋、元、明小說文本，改編成書者，凌濛初在《拍案驚奇·序》中說：「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sup>5</sup>龍子猶，即馮夢龍<sup>6</sup>，其「三言」不僅搜括宋元文本改編成書，且改編情況駁雜，有綴合改編自多種典籍，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寶貴的意見。

1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34，〈明仕宦僭越之甚〉、〈擅撻品官〉、〈明鄉官虐民之害〉；卷35，〈三案〉、〈明代宦官〉，頁784-786、798-801、807-811。

2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67。

3 熊秉真：〈情欲天地的知性探索（總序）〉，《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7。

4 李忠明：《17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頁62-64。《古今小說》成書並刊刻應在天啟元年或2年，《警世通言》刊刻問世於天啟4年，而《醒世恆言》刊刻問世在天啟7年。

5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1。

6 明·馮夢龍撰：《情史·吳人龍子猶敘》，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1-10。

如〈梁武帝累修成佛〉<sup>7</sup>；又有故事情節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sup>8</sup>；更有源於市井通俗話本，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sup>9</sup>

由於「三言」的題材來源眾多、改寫過程複雜，因此馮夢龍之於「三言」，常被認為只具編纂者的角色，即便如此，當馮夢龍重新編寫再交予書坊付梓後，仍可以看出「三言」是經過重新編纂的整體作品<sup>10</sup>，絕非簡單收錄而已，甚至高桂惠認為「三言」實為「具有系統編纂意識的白話短篇小說集」。<sup>11</sup>揆諸「三言」百二十篇故事之改編研究，以研究「三言」改編唐五代小說者最多<sup>12</sup>，其次為研究「三言」改編歷史人物故事者<sup>13</sup>，然而，「三言」改編前代故事之研究仍不足其內容的十分之一，為此，本研究聚焦於「三言」對北宋《青瑣高議》故事之改編上，期望通過研究，進一步剖析「三言」的「系統編纂意識」。

《喻世明言》卷 14〈陳希夷四辭朝命〉、卷 34〈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及《警世通言》卷 29〈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三篇，故事來源基本上皆與北宋劉斧《青瑣高議》有關<sup>14</sup>，後經宋元明話本小說的改寫<sup>15</sup>，至「三言」纔由馮夢龍將諸篇統攝於其編書

7 陳煒舜：〈借用與對峙——互文性視域下的〈梁武帝累修成佛〉〉，《漢學研究》27：1（2009.3），頁 177-206。

8 譚正璧編：《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337-342；鄭文裕：《馮夢龍「三言」故事源流考察》（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95-97。

9 譚正璧編：《三言兩拍資料》，頁 539-541；鄭文裕：《馮夢龍「三言」故事源流考察》，頁 157。

10 趙修霽：〈論馮夢龍「三言」中的「鬧」〉，《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1：1（2007.6），頁 85-100。作者從「三言」各卷標題的重新命名與題名兩兩對仗的情形來看，認為「三言」明顯經過細心編纂，即便「三言」各卷故事多改寫自前代，但當馮夢龍編收交予書坊付梓時，「三言」已經馮夢龍重新改編，並在改寫的部分蘊含著其個人的觀察角度及用意。

11 參見高桂惠：〈世道與末枝——《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漢學研究》25：1（2007.6），頁 284。

12 如康韻梅：〈傳奇與話本小說敘述話語及意義建構的差異——以「杜子春」和「杜子春三入長安」為例的論析〉、〈由「入於文心」至「諧於里耳」——《三言》、《二拍》中唐代小說的敘述面貌論析〉，收入氏著：《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頁 135-338；吳勇宏：〈《三言》娼妓愛情故事對唐傳奇的繼承與開展〉，《思辨集》18（2015.3），頁 1-17。

13 如張怡微：〈《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靜宜中文學報》5（2014.6），頁 123-150；郭玲彤：〈論「三言」對風流才子故事的改寫——以柳永、李白、唐寅故事為中心的考察〉，《思辨集》16（2013.3），頁 180-205。

14 胡士瑩、趙景深認為〈陳希夷四辭朝命〉題材出自《青瑣高議》，譚正璧所錄資料來源更多，其中亦以《青瑣高議》為主；胡士瑩認為〈李公子救蛇獲稱心〉題材來自《青瑣高議》，趙景深認為是

宗旨之下：「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sup>16</sup>不過，《青瑣高議》前集卷 8〈希夷先生傳〉、後集卷 9〈朱蛇記〉、別集卷 4〈張浩〉三篇的撰作情況又有些許差異：劉斧在〈希夷先生傳〉內，標明為「南燕龐覺從道撰」<sup>17</sup>，且有「本朝真宗皇帝聞之」，因稱真宗廟號，故李劍國認為〈希夷先生傳〉「殆作於仁宗時。」<sup>18</sup>可知〈希夷先生傳〉應為龐覺作於北宋仁宗時，而劉斧將此則故事收入《青瑣高議》內。〈朱蛇記〉應為劉斧自撰<sup>19</sup>，而劉斧生平事跡不詳，由《青瑣高議》的〈序〉及自述考察，所提及的時間約在仁宗至和未至神宗熙寧中之間<sup>20</sup>，因此可以推測，《青瑣高議》大約成書於神宗時，而〈朱蛇記〉亦應作於仁宗至神宗間，稍晚於龐覺〈希夷先生傳〉。而〈張浩〉一篇編入《青瑣高議》別集，但李劍國認為：「《青瑣高議》本無所謂別集，當係南宋書賈所為。而目錄中此篇注為『新增』，顯非原書所有，蓋刺取他書以充。原作者為誰原載何書均不可考。」<sup>21</sup>而《綠窗新話》內已有〈張浩私通李鶯鶯〉一篇，若〈張浩〉晚於〈張浩私通李鶯鶯〉，《綠窗新話》內女主角已有李鶯鶯之名，《青瑣高議》當不會僅稱李氏，因此〈張浩〉的撰作時代至晚應早於南宋《綠窗新話》。<sup>22</sup>由此亦可見〈希夷先生傳〉、〈朱蛇記〉、〈張浩〉正好

---

元代《夷堅續志》，譚正璧列舉《青瑣高議》外，還有《吳郡志》；至於〈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趙景深認為事本《青瑣高議》，而譚正璧再指出《綠窗新話》，胡士瑩更清楚說明其基本上依據《綠窗新話》，又略參《青瑣高議》改寫。參見劉果：《「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8），「附錄二〈「三言」各篇目題材來源考述〉」，頁 182-198。

<sup>15</sup> 鄭振鐸、譚正璧皆認為〈陳希夷四辭朝命〉改寫自明代話本小說，胡士瑩、譚正璧、孫楷第、程毅中、劉果都認為〈宿香亭張浩遇鶯鶯〉改自宋代話本小說，僅鄭振鐸認為不能在元代以前；〈李公子救蛇獲稱心〉較為複雜，胡士瑩、劉果認為改寫自明代話本小說，鄭正鐸認為著作年代或元或明，譚正璧認為來源是宋代話本小說。劉果：《「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表 2-2〈「三言」各篇目著作年代考述〉」，頁 39-59。

<sup>16</sup> 明·馮夢龍編，顧學頌校注：《醒世恆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可一居士：〈序〉，頁 863。本文所引《醒世恆言》內容、文字，俱出於此，以下不另出註。

<sup>17</sup>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前集卷 8，頁 52。

<sup>18</sup>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2。

<sup>19</sup>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274。

<sup>20</sup>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79。

<sup>21</sup>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 246。

<sup>22</sup> 宋·皇都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75），頁 52-55。

展現「劉斧集採錄、寫作於一身」<sup>23</sup>，甚至南宋書賈選輯特定篇章摻入《青瑣高議》的情況；而通過此三篇宋傳奇，又可以具體而微地展現《青瑣高議》的宋人選編色彩。

因此，通過〈希夷先生傳〉與〈陳希夷四辭朝命〉、〈朱蛇記〉與〈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張浩〉與〈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兩兩相較後，一則可以呈現宋人編纂傳奇與明人編纂短篇白話小說之差異，二則具體說明「三言」的系統性改編策略。而下文將由差異最小的〈張浩〉、〈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開始討論，漸次深入〈朱蛇記〉、〈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及〈希夷先生傳〉、〈陳希夷四辭朝命〉。

## 二、主題的延續：從〈張浩〉至〈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本節簡稱〈宿香亭〉）改寫自《青瑣高議·張浩》、《綠窗新話·張浩私通李鶯鶯》，男主角姓氏名字從《青瑣高議》時便已確立，始終無改，女主角李鶯鶯之名，雖然《青瑣高議》僅稱李氏，但《綠窗新話》時便已然具備完足<sup>24</sup>；且情節內容上，三者差別亦不大。

《青瑣高議·張浩》介紹男主角張浩時，說：「蔭補為刊正。家財巨萬，豪於里中，甲第狀麗，與王公大人侔。浩好學，年及冠，洛中士人多慕其名。」既承父祖餘蔭，又「好學」、有才名，只是功名未成，因此對於他人欲「結姻好」，皆以「聲迹晦陋」婉拒。不過，張浩一見李氏即稱：「僕非好色者，今日深不自持，魂魄幾喪，為之奈何？」甚至不願等媒聘的時間：「待媒成好，當逾歲月，則我在枯魚肆矣。」<sup>25</sup>

<sup>23</sup>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頁70。

<sup>24</sup> 《青瑣高議·張浩》與《綠窗新話·張浩私通李鶯鶯》文詞大同小異，且今《綠窗新話·張浩私通李鶯鶯》據《青瑣高議》及《警世通言》校補，因此本文以比較〈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及《青瑣高議》文字為主。見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別集卷4，頁146-148；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242-244。宋·皇都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頁52-55。

<sup>25</sup> 宋·劉斧撰：《青瑣高議》，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242-243。以下所引《青瑣高議》內容、文字，俱出於此，不另出註。

可見，張浩起初拒絕說親，並非其所自陳的功名、聲名，實是未曾遇見令他思慕的真正佳人；待見李氏，張浩即刻打消自己先成就功名再行議親的計畫。

這個「才子佳人」的主題，至〈宿香亭〉則被明確指出，開場詩即說：「閒向書齋閱古今，生非草木豈無情。佳人才子多奇遇，難比張生遇李鶯。」<sup>26</sup>首句說明此則故事出於前代典籍，若從眾多故事中選擇與「情」相關者，且屬於才子佳人一類，實以張浩與李鶯鶯故事最為奇麗。可見「三言」之所以選擇張浩、李鶯鶯故事而改編為〈宿香亭〉，實因佳人才子之遇合主題。因此，〈宿香亭〉形容張浩才、貌俱備：「自兒曹時清秀異眾，既長，才摘蜀錦，貌瑩寒冰，容止可觀，言詞簡當」（《警世通言》，頁 449）；且婉拒媒妁一段，與〈張浩〉以功名未成為托詞相比，〈宿香亭〉顯得更為開門見山：「某雖非才子，實慕佳人。不遇出世嬌姿，寧可終身鰥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警世通言》，頁 449）張浩直言不諱自己真正的目標在於佳人，若不遇一真正佳人，寧可終身不娶，功名不過是求娶佳人之手段，因此，目前先求功名、婉拒說媒，實為將來順利尋得、求得一真正佳人。遇見李鶯鶯後，張浩自陳心跡：「閱人多矣，未嘗見此殊麗。使浩得配之，足快平生。」「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警世通言》，頁 450）與宋傳奇〈張浩〉相比，文句看似接近，但其實較〈張浩〉更為直接，用「閱人多矣，未常見此殊麗」、「若不遇其人，寧可終身不娶」等新增入的話語點破且彌縫了〈張浩〉拒絕說親的真正理由：「未遇佳人」。因此，〈宿香亭〉通過直截了當的文字敘述，不僅標明了自身為「才子佳人」小說，更點明了〈張浩〉主題亦屬之，可見從〈張浩〉至〈宿香亭〉主題之延續。

不過，細究〈張浩〉及〈宿香亭〉，可以發現在同樣才子佳人主題下，〈宿香亭〉又作了微調，而調整的部分多在「才子通俗化」、「佳人個性化」，以下分別論述之。

〈張浩〉借未開牡丹為題作詩：「迎日香苞四五枝，我來恰見未開時。包藏春色獨無語，分付芳心更待誰？碧玉葦中藏蜀錦，東吳宮裡鎖西施。神功造化有先後，倚檻王孫休怨遲。」（《宋代傳奇集》，頁 243）將年僅十三歲的李氏比擬為未放之嬌

<sup>26</sup> 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頁 449。以下所引《警世通言》內容、文字，俱出於此，不另出註。

花，好比深藏仙境中的蜀錦、吳宮內的西施，一般人無法得見；至於自己不能早遇佳人，則是緣份使然，或早或遲、或先或後皆不必埋怨，盡是上天注定。然而，〈宿香亭〉全不依宋傳奇，將此詩的內容重新拆作兩部分來表現：先同樣以未開牡丹為題，用李白〈清平調〉典故<sup>27</sup>作詩：「沉香亭畔露凝枝，斂豔含嬌未放時；自是名花待名手，風流學士獨題詩。」（《警世通言》，頁 451）說沉香亭畔的牡丹花雖然未開，但遇到知花惜花的風流學士李白，便為花留下千古詩名，不僅將李鶯鶯比作牡丹，張浩更拿自己比李白，更符合「佳人才子」的主題。其次，〈宿香亭〉不贊同「神功造化有先後，倚檻王孫休怨遲」的宿命論說法，轉而用對話、動作重新表達「有一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sup>28</sup>（〈鳳求凰〉）的急迫心情，因此張浩說：「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矣！」及「今既遇之，即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警世通言》，頁 450）甚至不願分別須臾，「奮步趕上，雙手抱持」。（《警世通言》，頁 451）由此可見，〈宿香亭〉相較於宋傳奇〈張浩〉，雖然同樣化用典故，但李白、〈清平調〉與楊貴妃故事更為大眾所熟知，且易律詩為絕句、改費解為易懂，既以詩文展現「才子」詩心<sup>29</sup>，也能成全通俗之意，符合「佳人才子」的風流佳話。<sup>30</sup>

同樣為「才子」及「通俗化」兩全而進行的改變，又如〈張浩〉形容池苑、李鶯鶯姿容時皆採傳奇筆法「用對語說時景」<sup>31</sup>為之：「風軒月榭，水館雲樓，危橋曲

<sup>27</sup> 唐·李白：〈清平調〉其二「一枝紅豔露凝香」、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沉香亭北倚闌干」。收入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64，頁 1703。

<sup>28</sup> 元·王實甫原著，王季思校注：《西廂記》（臺北：里仁書局，1995），頁 95。

<sup>29</sup> 高桂惠說：「小說中以詩傳情是傳統才子佳人傳情密碼的方式，大抵保留了才子佳人『胸中錦繡』以詩傳情的橋段。」見氏撰：〈世道與末枝——《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頁 289。

<sup>30</sup>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的散場詩：「當年崔氏賴張生，今日張生仗李鶯。同是風流千古話，西廂不及宿香亭。」中有「風流千古話」一詞。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 457。

<sup>31</sup>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417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 286。宋·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形容洞庭湖最主要的兩段：「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及「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正與裴鉞《傳奇》小說中「用對語說時景」的駢儷筆法相近。見《范仲淹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頁

檻，奇花異草，靡所不有」、「新月籠眉，秋蓮著臉，垂螺壓鬢，皓齒排瓊，嫩玉生光，幽光未豔」（《宋代傳奇集》，頁 242）；而〈宿香亭〉在兩事的形容上，進一步發揮傳奇，顯得更細膩、淺俗：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橫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彫欄，疊生雲怪石。爛熳奇花豔蕊，深沉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植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鬪草場。（《警世通言》，頁 449）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著弓弓扣繡鞋兒；螺髻雙垂，插短短紫金釵子。似向東君誇豔態，倚欄笑對牡丹叢。（《警世通言》，頁 450）

對照〈西湖三塔記〉小詞一首，中有「杏塢桃溪」、有橋、欄、奇花、古洞、幽岩等<sup>32</sup>，及〈西山一窟鬼〉、《警世通言》卷 14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形容從嫁侍女錦兒，也是「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肌膚嫩玉生香。金蓮著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sup>33</sup>可見「三言」形容風景、女性之美，常利用話本詩詞套語；而這種套語的使用，實是利用這種程式化的表達幫助讀者快速地掌握目前小說的情節進展，也可以說，規範性的話語簡化、甚至虛化了理解一事，亦即讀者可以直接跳過套語，同樣能不妨礙小說的理解。而這些詩詞套語使得篇幅更為擴大、描寫更為細膩，卻展現一種刻板固定的「通俗化的才子」，「才子」文才的虛化與落空反倒顯見。<sup>34</sup>

168。關於傳奇體之說的考證及《傳奇》一書的校釋，請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94-97。

<sup>32</sup> 明·洪楸編輯，石昌渝校點：《清平山堂話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 28。

<sup>33</sup> 〈西山一窟鬼〉及〈一窟鬼癩道人除怪〉用完全相同的詞來形容從嫁侍女錦兒，可見〈一窟鬼癩道人除怪〉承襲自〈西山一窟鬼〉。見無名氏原著，程毅中、程有慶校點：《京本通俗小說等五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 31。

<sup>34</sup> 陳炳良〈話本套語的藝術〉曾提及：「對文化水準較低的聽眾來說，套語使他們感到是在參加一種高級的文化活動，也令他們認同於大傳統。」收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78。不過，這同時使得通俗小說不能著力於表現才子的詩文才華，否則文化水準較低的讀者將無法理解，甚至產生距離感，因此套語的使用恰好展現了一般讀者想像中的文才。至於許麗芳則比較話本小說與唐傳奇，同樣認為話本小說藉著套語的使用而往雅正靠近。許氏說：「對於特定人物與場景之形容上，亦多固定或雷同

再者，「佳人個性化」方面，宋傳奇〈張浩〉中的李氏，在兩人遇合後，曾託尼轉交短信給張浩：「李氏致意：近以前事託乳母白於父母，不幸堅不諾。業已許君，幸無疑焉。」（《宋代傳奇集》，頁 243）而〈宿香亭〉內李鶯鶯所寫的書信內容雖然頗為近似，但大幅增加內容：

妾鶯鶯拜啟：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倉卒。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他心事，詢寂可知。昨夜宴花前，眾皆歡笑，獨妾悲傷。偶成小詞，略訴心事。君讀之，可以見妾之意。讀畢毀之，切勿外泄！（《警世通言》，頁 453）

除了可以展現佳人文才，更重要的是〈宿香亭〉增加的「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姻若不成，誓不他適」，語氣較〈張浩〉更為強烈，充份表達李鶯鶯剛烈性格；又從「事須後圖，不可倉卒」、「讀畢毀之，切勿外泄」等語句，又可以想見李鶯鶯冷靜沉著的風度。

又如〈張浩〉中，李氏詣府陳詞前，先以死逼父母答應兩人婚事，並簡略陳詞：「某已與浩結姻素定，會父赴官，泊歸，則浩復約孫氏」（《宋代傳奇集》，頁 244），及呈上張浩詩及箋記為證物；而〈宿香亭〉篇末，李鶯鶯為爭取自己與張浩的良緣，先表白於父母：「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警世通言》，頁 456），再狀告於官府，並同時上呈張浩所贈香羅、花箋等證據，並擴大陳詞為完整訴狀：

告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謗。蓋所歸得人，青史標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後人繼其所為，免委身於庸俗。妾於前歲慕西鄰張浩才名，已私許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使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恃！為此冒恥瀆尊，幸望台慈，特賜予決！謹狀。（《警世通言》，頁 456）

由李鶯鶯對父母自白「妾自能措置」，表現其胸有成竹的定見，能以言辭說服雙親，

---

文字，甚而千篇一律，其中充斥著刻板慣見之辭藻……」，而「唐傳奇則較無此類書寫特徵。」而這類套語「無非亦藉其權威或教訓之語氣以顯現所謂雅正之效果。」見氏著：《古典短篇小說之韻文》（臺北：里仁書局，2001），頁 267。

以證據捍衛自己的姻緣，這種主動保護自己愛情婚姻的舉動，更展現出「三言」所賦予李鶯鶯「不讓鬚眉」的自主與活力，也因此李鶯鶯不需如宋傳奇〈張浩〉的李氏以死相脅。

進一步來看，〈張浩〉在鶯鶯踰牆與張浩巫山雲雨之會後，張浩作詩「戲曰」：「華胥佳夢惟聞說，解佩江臯浪得聲。一夕東軒多少事，韓郎虛負竊香名」（《警世通言》，頁 455），似乎頗有自得之意。至於〈宿香亭〉，張浩雖然同樣在雲雨之後作此詩，但實是李鶯鶯開口索討而來：「去歲偶然相遇，猶作新詩相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猥賤之軀，不足當君佳句？」（《警世通言》，頁 455）一方面由張浩的態度來看，〈宿香亭〉並非如〈張浩〉用「戲」字之輕挑不正經，反倒開始是「不敢相留」，後來則「笑謝」、「謹賦一絕」，足見〈宿香亭〉之張浩，確實以得佳人為平生所願，始終以佳人為首要；另一方面，從兩個角色的互動來看，改張浩主動作詩調戲佳人為〈宿香亭〉李鶯鶯主動開口索詩，並以「豈非猥賤之軀，不足當君佳句？」揭示出李鶯鶯的自信及自主意識。

最後，〈宿香亭〉在篇末散場詩：「當年崔氏賴張生，今日張生仗李鶯。同是風流千古話，西廂不及宿香亭。」（《警世通言》，頁 457）由「崔氏賴張生」可見，〈宿香亭〉拿唐傳奇〈鶯鶯傳〉來比況，兩位男主角都姓張，兩位女主角都名鶯鶯，亦有兩人私定終身、女主角自薦枕席的情節，可是〈鶯鶯傳〉的崔鶯鶯較為軟弱（「崔氏賴張生」），不如〈宿香亭〉李鶯鶯有主見（「張生仗李鶯」），可見〈宿香亭〉之所以勝過〈鶯鶯傳〉，其結局是才子佳人成就美滿姻緣，皆與李鶯鶯的性格剛烈、個性自主有關，而〈鶯鶯傳〉的崔鶯鶯軟弱被動，才是其最後以張生忍情負心為結局的關鍵。

通過「三言」〈宿香亭〉對宋傳奇〈張浩〉「佳人才子」主題之延續及比較後，可以整理歸納其變化：首先，雖然為突出「才子」之「胸中錦繡」，亦須兼顧通俗平淺的小說語言，因此展現為「才子通俗化」；其次，強調「佳人」之「不讓鬚眉」，突顯女性個性的時代特色，表現出「佳人個性化」。而兩者實為扣緊「前言」曾提及《警世通言》的撰作宗旨：「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所致。

### 三、主題的點明與轉向： 從〈朱蛇記〉至〈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本節簡稱〈李公子〉)故事,出自《青瑣高議·朱蛇記》<sup>35</sup>,兩篇小說的男主角姓名相同、基本情節內容亦頗為相同,不過,女主角由〈朱蛇記〉之「雲姐」,至〈李公子〉改為「稱心」,此間差異可先由「稱心」開始探討。

〈朱蛇記〉與〈李公子〉皆敘述李元救得小蛇後,龍王欲報答救子之恩,遂主動表明願助其登科,不過〈李公子〉為強調李元急欲一舉登科,安排李元對龍王自陳:「平生但得稱心足矣」,表達李元期望能夠心想事成,沒想到龍王恰好有一名為「稱心」的女兒,遂以龍女稱心予李元為妻;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李元聽說龍王要許配龍女,即拜於地曰:「臣所欲稱心者,但得一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為配偶耶?」<sup>36</sup>可見李元一方面似乎不敢攀得龍女為妻,另一方面更希望龍王許他心想事成之「稱心」,也由於結果與期望之落差,而顯得有些不樂意以此為報償;幸好龍女不僅名為「稱心」,後來確實也幫助李元登科,終究使得名實相符。由此可見,「三言」改龍女名為「稱心」,正為了造成此「稱心」非彼「稱心」的效果,一詞兼有兩義的含混不明,使得李元及龍王產生認知上的差距,在此特殊的小說語境下,「平生但得稱心足矣」一句,更造成因緣巧合之感。這種兩義的對比在〈李公子〉篇末直接點明:龍女稱心和李元結為夫婦後三年,龍女回龍宮前寫下一詩:「三載耐恩已稱心,妾身歸去莫沉吟」(《古今小說》,頁 510),「稱心」詩寫「稱心」,正指點出人名、合乎心意之兩義,也同時指明〈李公子〉篇題所謂「稱心」,不僅是龍女「稱心」,也有李元因救蛇而遂願的另一層涵義。

此種情節安排,並非〈李公子〉所獨創,早在《搜神記》便有一則歐明得「如願」故事<sup>37</sup>:

<sup>35</sup>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後集卷 9〈朱蛇記〉,頁 124-125。〈朱蛇記〉亦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 272-273。

<sup>36</sup> 明·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臺北:里仁書局,1991),頁 508。以下所引《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內容、文字,俱出於此,不另出註。

<sup>37</sup> 下文之所以錄有新舊兩則輯文,乃著眼於兩文情節、文字略有差異,相互補充更能充份說明。

昔有商人歐明，乘舩過青草湖。忽遇風，晦暝，而逢青草湖君。邀歸止家，堂宇甚麗。謂歐明曰：「惟君所須富貴金玉等物，吾當與卿。」明未知所答。傍有一人私語明：「君但求如願，不必餘物。」明依其人語，湖君默然。須臾，便許。及出，乃呼如願，是一少婢也。湖君語明曰：「君領取至家，如要物，但就如願，所須皆得。」明至家，數年遂大富。後至歲旦，如願起晏，明鞭之。如願以頭鑽糞帚中，漸沒，失所在。明家漸貧。故今人歲旦，糞帚不出戶者，恐如願在其中也。<sup>38</sup>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案：應為「邀」）。」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案：應為「邀」）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sup>39</sup>

首先，「稱心」、「如願」的名字頗為類似，皆為大眾常許之心願，所求即「稱此心」、「如己願」，將「稱心」、「如願」人格化後，便意謂著某人能為另一人完成所想、所願之事。其次，《搜神記》中有人提醒歐明向青草湖君或青洪君索如願：「君但求如願，不必餘物」、「君勿取，獨求如願耳」，但歐明開口索如願時，其實並不明白此「如願」是人名，而非志願得以實現的「如願」，直至真相大白，才有恍然大悟之感。與「稱心」一樣，「如願」其人同樣能讓人遂願，「如要物，但就如願，所須皆得」，可見「如願」既是人名也有達成心願之意，小說運用一詞兼有兩義的多義性而造成情節上「原來如此」的效果。

不過，《搜神記》中，歐明之所以向青草湖君或青洪君索如願，是因為有人事先提醒歐明，但〈李公子〉卻是李元誤打誤撞得到稱心；以此對比，可知李元之所以能得稱心，不惟是龍王報答救子之恩，尚有天時氣運通泰，才能福至心靈說一句：「平生但得稱心足矣」，而這句再平常不過的話卻真令李元「以稱此心」，更突顯出因緣巧合、時通運泰的成分。

<sup>38</sup>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6，頁105。

<sup>39</sup>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99），卷4，頁52。

再與宋傳奇〈朱蛇記〉對比，〈朱蛇記〉龍王主動以女奴雲姐贈李元，單純是龍王報恩，同樣也少了天命運氣的因素，且由〈朱蛇記〉篇末議論：「魚蛇，靈物也。見不可殺，況救之乎？宜其報人也。古之龜蛇報義之說，彰彰甚明，此不復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詳，因筆為傳。」（《宋代傳奇集》，頁 273）可見〈朱蛇記〉主題在於魚蛇是靈物，因而有魚蛇報義之說。而〈李公子〉開場詩云：「勸人休誦經，念甚消災呪？經呪總慈悲，冤業如何救？種麻還得麻，種荳還得荳；報應本無私，作了還自受。」（《古今小說》，頁 503）即勸人積善得善報；入話又敘述孫叔敖因有救人之心而打死兩頭蛇，最後不僅不死，還官拜楚相，同樣標舉出人行善事、天子善報之旨意。孫叔敖打死兩頭蛇事，在《新書》及《論衡》俱有記載：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不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sup>40</sup>

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者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sup>41</sup>

《新書》記載孫叔敖打死兩頭蛇之事，行善有福報尚屬於安慰之論，出自孫叔敖母親之口，他人聽說後亦針對其「仁心」而大加讚譽或信賴，可見重點在贊揚孫叔敖之仁愛寬厚；王充《論衡》也敘述了同一事件，不過，由於最後特別強調孫叔敖行善積德而「天報善」，可見兩者重點稍有差異，〈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更接近《論衡》之旨意。<sup>42</sup>其次，〈李公子〉若仍承襲〈朱蛇記〉之魚蛇報義之說，則屬於靈物之魚

<sup>40</sup>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6，頁 250。

<sup>41</sup>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6，頁 266-267。

<sup>42</sup> 胡士瑩及譚正璧皆謂入話的孫叔敖故事來源是《新書》，而未提及《論衡》，事實上《論衡》更接近〈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旨意。譚正璧編：《三言兩拍資料》，頁 200；胡士瑩著：《話本小說概論》（北

蛇，「見不可殺」，然而，入話卻敘述孫叔敖打死兩頭蛇事，可見〈李公子〉的主題已不同於〈朱蛇記〉。

綜上所述，〈李公子〉先改〈朱蛇記〉龍王「主動」以女奴雲姐贈李元的魚蛇報義之說，又改《搜神記》「有人提醒」歐明索如願的情節以突出天時運氣成分，再加入《論衡》孫叔敖仁善而「天報之福」，擴大魚蛇靈物報義的範疇，轉而以人行善事、天子善報為主題。

此外，這種行善事、得善報的主題，亦表現於〈李公子〉開頭敘述李元遊覽三高士祠並作詩議論與散場詩上。在李元於三高士祠附近救了龍王子小蛇之前，〈李公子〉花了較入話孫叔敖故事更長的篇幅，敘述李元遊覽三高士祠事：

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一帶粉牆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卻值漁翁卷網而來，揖而問之：「橋東粉牆，乃是何家？」漁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問曰：「三高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三個高士。」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人曰：「近千余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為顯官，因思鱸魚莼菜之美，棄官歸鄉，徹老不仕，乃是急流中勇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絕代詩人，隱居吳淞江上，惟以養鴨為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於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吳國。後見越王義薄，扁舟遨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國之仇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意。」李元於老人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以明鴟夷子不可於此受享。詩曰：地靈人傑誇張陸，共預清祠事可宜。千載難消亡國恨，不應此地著鴟夷。（《古今小說》，頁 504-505）

乍看之下，此段與全篇主題頗不相符，且前無所本，應為馮夢龍藉著李元救蛇的情節，提出范蠡、張翰、陸龜蒙因棄官隱居而為高士賢人的讚美；另外，又隱隱然通過詩作表達對范蠡的看法，以回應〈李公子〉主題：馮夢龍是吳地人，嘗自稱為「吳人龍子猶」，而范蠡幫助越王亡吳，對於吳人而言，范蠡所作所為並非善事，不為善

事，怎可在吳地受吳人享祭、享有善報？再者，〈李公子〉散場詩：「昔時柳毅傳書信，今日李元逢稱心。惻隱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臨。」（《古今小說》，頁 510）點出此文與〈柳毅傳書〉的共同點：一則柳毅救了龍王之女、李元救了西海龍王之子；其二，兩人因此都得到好報：柳毅娶龍女、成神仙，李元考中高科、累官至吏部尚書，並以此回應了〈李公子〉主題：行善事、得善報。由此可見，〈李公子〉的小說主題，乃由〈朱蛇記〉魚蛇靈物轉往「行善積德得善報」推進。

為此，〈李公子〉在〈朱蛇記〉基礎上，特別增益孫叔敖事及〈柳毅傳書〉，三事皆與蛇、龍有關，要停留在〈朱蛇記〉以魚蛇靈物、魚蛇報義之說為主題，亦無不可，但〈李公子〉通過開篇、結篇二詩及「稱心」一詞之多義性，徹底使小說主題轉為行善得善報。進一步來說，〈李公子〉男主角字伯元，但原本〈朱蛇記〉中，男主角字即百善，可知〈朱蛇記〉雖以魚蛇報義為主題，但人行善事仍為獲得善報之根源，只是在〈朱蛇記〉內「行善」僅為一隱微之暗碼：男主角以字百善，暗示其品行。可見，這個〈李公子〉「行善積德得善報」的主題，實為補捉住了〈朱蛇記〉的暗碼，加以點明、擴展、深化而成。

#### 四、主題的提煉： 從〈希夷先生傳〉等北宋文本到〈陳希夷四辭朝命〉

前兩篇的基本情節內容與宋傳奇差異不大，且不論是張浩、李鶯鶯，或李元、稱心，雖前有所本，但皆非史上實有之人物，而〈陳希夷四辭朝命〉（本節簡稱〈陳希夷〉）與前兩篇不同。〈陳希夷〉以五代宋初著名隱士陳搏為主角，雖與宋傳奇龐覺〈希夷先生傳〉主角相同，情節卻有著明顯之差異，較諸北宋筆記《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之記載亦有差別，因此，本節欲通過比較，突顯〈陳希夷〉的主題。

首先，〈希夷先生傳〉記述陳搏故事，內容重在凸顯陳搏隱於山中修道、不為凡

俗所擾的性格：

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為兒戲事，年十五，詩禮書數之書，莫不考究，考校方藥之書，特餘事耳。親蚤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乃盡以家資遣人，惟攜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覩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sup>43</sup>

與《東軒筆錄》說陳搏生於唐末<sup>44</sup>、《邵氏聞見錄》說陳搏是後唐長興中（930-934）進士不同<sup>45</sup>，〈希夷先生傳〉稱其生於唐德宗（779-805 在位）時，較前兩書記載之出生時間早了不少。不僅如此，〈希夷先生傳〉又說：「本朝真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即宋真宗（997-1022 在位）時，陳搏仍在世，是以陳搏最少一百九十四歲，至多則有二百四十三歲之壽的可能性。對照《宋史·陳搏傳》，宋太宗說：「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sup>46</sup>，由宋太宗往前推「近百歲」，應生於晚唐之末、或五代初期。史傳記載與《東軒筆錄》說陳搏生於唐末、《邵氏聞見錄》說陳搏是後唐長興中進士相近，但與〈希夷先生傳〉所說的生於唐德宗時，卻有一百多年的差距。

其次，《宋史·陳搏傳》與〈希夷先生傳〉敘事皆冠以時代，如〈希夷先生傳〉：「生於唐德宗時」、「僖宗待之愈謹」、「五代時，……」、「本朝真宗皇帝聞之，……」等，而《宋史·陳搏傳》亦標明時間：「後唐長興中」、「顯德三年，……」、「太平興國中來朝，……」、「端拱初，……」等；可見，〈希夷先生傳〉模仿史傳寫法，欲顯得信而可徵，但同時藉著提早生年、含糊卒年、明白標示活動年代（唐德宗、僖宗、五代、宋真宗）等手段，標示陳搏二百歲左右、超乎常人的壽命，暗指其神仙身份。

<sup>43</sup>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前集卷8，頁52-53；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155-156。

<sup>44</sup>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頁2。

<sup>45</sup>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7，頁69。

<sup>46</sup> 元·脫脫：《宋史·陳搏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57，頁13420-13421。

或者說，〈希夷先生傳〉刻意運用史傳寫法，要讓人相信陳搏確有二百歲之壽。<sup>47</sup>

不過，〈陳希夷四辭朝命〉卻不以此為小說重心。首先，由篇題「四辭朝命」來看<sup>48</sup>，《邵氏聞見錄》有「藝祖召，不至。太宗召……」、《玉壺清話》有「興國中，太宗召陳搏赴闕。……世宗拜諫議，不受。」<sup>49</sup>《宋史·陳搏傳》有周世宗顯德 3 年、宋太宗時召陳搏的記載，可見，不論是宋太祖、宋太宗召而不受，或是周世宗、宋太宗召而不受，在史傳筆記中，陳搏辭朝命只有兩次。而宋傳奇〈希夷先生傳〉所載陳搏辭朝命的時間在唐僖宗、宋真宗時，雖與《邵氏聞見錄》、《玉壺清話》、《宋史·陳搏傳》不同，但亦僅有「兩」辭：

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貯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跡如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洩聽覽。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奏赴宮使，即時遁去。（《宋代傳奇集》，頁 155）

本朝真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真宗再遣使……。先生乃回奏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扎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願違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卻被白雲留住。渴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之域。臣敢期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宋代傳奇

<sup>47</sup> 趙修霽：《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31-32。

<sup>48</sup> 縱然「三言」故事多有所本，但由擬訂標題，正可見其中蘊含著馮夢龍的觀察角度及用意，再由標題與小說情節、主題之配合，更可知其或改寫或編輯的觀點與邏輯。

<sup>49</sup> 宋·文瑩撰，黃益元校點：《玉壺清話》，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8，頁 1508。

集》，頁 155-156)

〈希夷先生傳〉全篇不長，但這兩封辭朝命之奏疏即佔近一半篇幅，無怪乎《青瑣高議》在此篇標題下有「謝真宗召赴闕表」七字標目，點出其內容偏重之處。不過，陳搏辭唐僖宗、宋真宗朝命，不僅不見於他書，再較之於《東軒筆錄》說陳搏生於唐末，及《邵氏聞見錄》說陳搏是後唐長興中進士、「真宗即位，先生已化」，與陳搏之生卒年代有著極大的出入。可見〈希夷先生傳〉之所以特別標舉此「兩辭」時代，尤其一早一晚地證明陳搏生年之早、卒年之晚，並煞有其事地撰寫兩封奏書，應在暗示陳搏異於常人之長壽外，更增添此事之可信度；與上述〈希夷先生傳〉以陳搏超乎常人的壽命暗指其神仙身份之說頗為相合。

其次，上述史傳、筆記《邵氏聞見錄》、《玉壺清話》、《宋史·陳搏傳》三種，皆記載陳搏兩辭朝命，不僅各不及四次，合計亦只有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三次，較諸〈陳希夷〉之「四辭朝命」為後唐明宗長興年間、周世宗顯德年間、宋太祖、宋太宗四次，差別在後唐明宗一次，而後唐明宗之所以為〈陳希夷〉增入，應與《邵氏聞見錄》稱陳搏為「唐長興中進士」有關，既為後唐明宗時進士卻未為官，想當然有辭朝命之事。因此，以往雖然並無「四辭朝命」之說，但其實陳搏四次辭朝命之時代已宛然具備，只是散見於史傳或筆記內，而〈陳希夷四辭朝命〉收集羅列並首創「四辭朝命」一詞。

此外，〈陳希夷〉所標舉「四辭朝命」之內容，亦前有所本。〈陳希夷〉的首辭朝命，描寫陳搏見明帝不拜，只說：「乞賜放歸，以全野性」，而明帝不願放他離去，陳搏便打坐睡去；馮道以為「七情莫甚於愛慾，六欲莫甚於男女」（《古今小說》，頁 204），故而獻三位二八美女給陳搏，沒想到陳搏已經離開：

「陳先生自飲了御酒，便向蒲團睡去。妾等候至五更方醒。他說：『勞你們辛苦一夜，無物相贈。』乃題詩一首，教妾收留，回復天子。遂閉妾等於此室，飄然出門而去，不知何往。」馮丞相引著三個美人，回朝見駕。明宗取詩看之，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神女下陽台。」（《古今小說》，頁 205）

此事與上文所引〈希夷先生傳〉中，陳搏辭唐僖宗事頗為類似：同是「以宮女三人

賜先生」，亦同樣「遣女復歸清禁」，且〈陳希夷〉辭謝後唐明宗的陳搏詩也明顯源於〈希夷先生傳〉：「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所不同處，不僅在時代上，也在〈陳希夷〉加入馮道及其獻策說詞上：「陛下差一使命，將嘉醞一樽賜之，妙選美女三人前去，與他侑酒暖足，他若飲其酒，留其女，何愁他不受官爵矣！」（《古今小說》，頁 204）而〈陳希夷〉特別增加「事四朝，相六帝」的馮道<sup>50</sup>，正以馮道「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sup>51</sup>來對比陳搏，突顯「四辭朝命」之陳搏一心隱居、不願任官的心志。

〈陳希夷〉第二次、第三次「辭朝命」分別在周世宗、宋太祖時，敘述皆簡略，只重申陳搏不願入朝為官之意；不過，兩次俱增加了「辭朝命」以外的情節：前者說柴榮召見陳搏，問他國祚長短，陳搏以「好塊木頭，茂盛無賽。若要長久，添重寶蓋」（《古今小說》，頁 206）答之，實預知宋太祖將代周而立，且享國長久；後者則敘述後唐末年，陳搏曾在街上見趙匡胤、趙光義孩童模樣，當即認出兩人未來都是皇帝。此類增入的情節，一為突顯陳搏有預知未來之神術，二則承襲《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的說法：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為「南嶽」，題其後云：「蘚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嘗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葺唐雲台觀居之。（《邵氏聞見錄》，頁 69）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嘖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游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東軒筆錄》，頁 2）

<sup>50</sup>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周書·馮道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26，頁 1666。

<sup>51</sup> 宋·歐陽修等撰：《新五代史·馮道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54，頁 614。

前者《邵氏聞見錄》從陳搏作於唐末的〈隱武當山詩〉：「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說明陳搏亦有大志；而陳搏心懷大志，卻在聽說太祖登基後，入華山為道士，藉陳搏隱居華山說明宋太祖有天命。後者《東軒筆錄》則說陳搏厭五代之亂，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隱於華山；且以陳搏學神仙導養之術有成，能知五代革命、朝代更替非長久之計，直至宋太祖即位才歡喜天下真正太平。雖然兩者稍有差別，但皆記載到：當陳搏聽說趙匡胤做天子後，便知天下已定，自此天下太平，可見陳搏到底是素來崇道或先有大志，其實並非重點，透過崇道或大志的前提，引出兩則記載真正的重點：非宋太祖無以定天下，宋太祖是天命所歸。因此，〈陳希夷〉敘述二辭、三辭朝命之情節，為的是再三強調陳搏不願入朝為官之意；又為強調陳搏有預知的異能，參考了《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之說法，配合二辭、三辭朝命的時間（周世宗、宋太祖），創作陳搏預言後周國祚不長、宋太祖及太宗才是天下之主的情節。

〈陳希夷〉第四辭朝命則在宋太宗時，其間陳搏幾次見宋太宗，而情節頗同於《邵氏聞見錄》：首先，丞相宋琪問陳搏修養之道，陳搏認為聖君賢臣應以治理天下為修養目標，不該關心個人飛昇成仙：「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sup>52</sup>〈陳希夷〉將發問者由丞相宋琪改為宋太宗，陳搏面對皇帝，仍舊對曰：「天子以天下為一身，假令白日昇天，竟何益於百姓？今君明臣良，興化勤政，功德被乎八荒，榮名流於萬世，修煉之道，無出於此。」（《古今小說》，頁 208）就內容而言，其實近似；而發問者改為宋太宗，更顯得陳搏對功名利祿無欲無求，不因面對天子而卑躬屈膝，仍能直言無諱。

其次，太宗問陳搏伐河東事，《邵氏聞見錄》記曰：「不答，後師出果無功。」<sup>53</sup>重在陳搏預知的神術上；而〈陳希夷〉同樣敘述陳搏以不開口的方式來表達其預言結果，只是又增加了太宗固執己見，陳搏索性一連睡上三個月以迴避宋太宗再問：「再遣人問先生時，但見他閉目而睡，鼾齣之聲，直達戶外。明日去看，仍復如此，一連睡了三個月，不曾起身。河東軍將果然無功而返。」（《古今小說》，頁 208）展現

<sup>52</sup>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 7，頁 69。

<sup>53</sup>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 7，頁 69。

陳搏自任己意、毫無罣礙的性格。

最後，太宗又問陳搏立三子真宗為太子事，《邵氏聞見錄》說陳搏至真宗府前即返，太宗問其原因，陳搏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由是以定建儲之議。<sup>54</sup>〈陳希夷〉記載此事全同於《邵氏聞見錄》：

「朕東宮未定，有襄王元侃，寬仁慈愛，有帝王之度，但不知福分如何，煩先生到襄府一看。」陳搏領命，纔到襄府門首便回。太宗問道：「朕煩先生到襄府看襄王之相，如何不去而回？」陳搏道：「老夫已看過了，襄府門前奉役奔走之人，都有將相之福，何必見襄王哉？」太宗之意遂決。即日宣詔，立襄王為太子，後來真宗皇帝就是。（《古今小說》，頁 209）

不過，〈陳希夷〉將此次陳搏見太宗，改為陳搏主動求見：「太宗大驚，即時宣進問道：『先生此來何意？』陳搏答道：『老夫知陛下胸中有疑，特來決之。』太宗大笑道：『朕固疑先生有前知之術，今果然也。』」（《古今小說》，頁 209）此處情節之增改，更突顯陳搏有預知神術，故能主動前來為太宗解決疑惑；而陳搏的主動求見，非《邵氏聞見錄》的「領命」而往，則更為突顯陳搏自來自往、自由自在、不為任何人事所驅使拘泥的灑脫「閒適」性格。

由上文可知，〈陳希夷〉之首辭朝命多本於〈希夷先生傳〉而改，二辭及三辭與《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關係密切，第四次辭朝命則基本上源於《邵氏聞見錄》；雖然「四辭朝命」內容前有所本，但〈陳希夷〉所謂「四辭朝命」並非簡單綜合過去文本記載，而另有其指向：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辭朝命，通過明確點出「四」辭朝命之次數，以強調陳搏不願入朝為官之堅定心志；二是以「事四朝，相六帝」的馮道、面對宋太宗仍直言無諱或一睡三個月來突顯陳搏無意於功名之性格。尤其，〈陳希夷〉強調「四」辭朝命，對照馮道先後任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宰相，其所標舉的「辭朝命」次數與馮道任宰相之次數相同，進而襯托陳搏隱居決心、堅不任官的志向，突顯其能真正清「閒」。

因此，〈希夷先生傳〉為證明陳搏為神仙中人，故將創作傳奇的重點置於強調陳搏異於常人之長壽上；《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則通過陳搏預知未來的神術，說

<sup>54</sup>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卷 7，頁 69。

明其為神仙中人；而〈陳希夷〉同樣為說明陳搏是神仙中人，因此承襲舊有文本之預知、預言能力，同時，再進一步集結北宋諸文本的「辭朝命」之說，強調「四」辭朝命，說明陳搏不任官，並非沒有才能，他具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也非無人賞識而無法任官，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皆想授陳搏官爵，但他一再推辭，更可見他是真正不欲為官，對功名利祿十分淡泊，絕非假借隱居求官或求名之輩，頗合乎〈陳希夷四辭朝命〉散場詩：「從來處士竊名浮，誰似希夷閒到頭？兩隱名山供笑傲，四辭朝命肯淹留。五龍蟄法前人少，八卦神機後學求。片片白雲迷峽鎖，石牀高臥足千秋。」（《古今小說》，頁 210）直接點明陳搏的隱居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藉此博取高名，進而入朝為官，即所謂「終南捷徑」，而陳搏是真正隱居，纔一再辭去皇帝詔命。

舊有文本所描述之陳搏，另有「能睡」的特徵，〈希夷先生傳〉說他「一睡動經歲月」，《東軒筆錄》亦有「一睡三年」之說，《宋史》也說他「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宋史》，頁 13420），然而，這些記錄往往與其辟穀、長壽等神仙身份有關；但〈陳希夷四辭朝命〉卻在「仙家伏氣之法」外，別闢新局，提出他之所以一睡多年、睡中得趣，是因為他「步步清閒」。也正因為陳搏「真閒」，心中淡泊、無所牽掛，所以來自來、去自去、睡自睡、醒自醒。

因此，〈陳希夷四辭朝命〉敘述陳搏「兩隱名山，四辭朝命，終身不近女色，不親人事」（《古今小說》，頁 203），是為了突出小說主旨「閒」；眾所傳說的「陳搏高臥」，則是因心中真正清閒而更能睡中得趣，亦緊扣著「閒」的主題。更進一步來說，這種「閒」的說法，在宋傳奇〈希夷先生傳〉並非完全沒有：「臣明時閒客」、「一片閒心，卻被白雲留住」，且描述陳搏「野冠草服，行歇坐臥，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性同猿鶴」、「渴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嘲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對於外在毀譽或事物從不掛礙：「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等（《宋代傳奇集》，頁 155-156），可見〈希夷先生傳〉已說明陳搏閒雲野鶴的性格<sup>55</sup>，但以「閒」為主題展開的〈陳

<sup>55</sup> 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使文章之論述與主題更為清楚。

希夷四辭朝命〉，將以往史傳、傳奇、筆記所記載的陳搏形象，作了一完整、緊密、高度的總結；而〈陳希夷〉提煉出「閒」的主題，呼應開頭勸世之語：一般人往往不明白「閒」之妙處，只知道汲汲營營，就連睡夢之中也不能安心，為此，「三言」通過陳搏故事「導愚」，以符合《喻世明言》編書宗旨。

## 五、結語

通過研究此三篇主題承襲自宋傳奇之「三言」小說<sup>56</sup>，可以發現，宋傳奇〈張浩〉原本就屬於才子佳人小說，因此〈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只需「延續」主題；至於宋傳奇〈希夷先生傳〉在強調陳搏超乎常人之長壽外，亦將重點放在其出世之法，然而，〈陳希夷四辭朝命〉則從中「提煉」出新的主題「閒」，並以此總結舊有之史傳、傳奇、筆記之陳搏形象；而宋傳奇〈朱蛇記〉及〈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皆有報應之說，只是「三言」將原本志怪味道濃厚的魚蛇報義轉為人須行善積德才有善報，從而「點明」主題。

其次，就「三言」百二十篇來看，同樣提及「佳人才子」者共六篇<sup>57</sup>，但真正突顯男女主角才貌兼備並以詩傳情的小說就只有〈宿香亭〉<sup>58</sup>，或許與《警世通言》

<sup>56</sup> 由上文可知，〈陳希夷四辭朝命〉的情節多承襲自北宋傳奇〈希夷先生傳〉及筆記《邵氏聞見錄》，《玉壺清話》與《東軒筆錄》之影響較小；且〈陳希夷四辭朝命〉雖然在諸多舊有文本中提煉出「閒」的新主題，但〈希夷先生傳〉中實已有陳搏「閒」的說法。至於〈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則補捉住了〈朱蛇記〉內的隱微暗碼「行善」，並加以點明、擴展、深化而成。

<sup>57</sup> 除了〈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外，尚有〈錢舍人題詩燕子樓〉：「今日相逢，可謂佳人才子」，〈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佳人窈窕當春色，才子風流正少年」，〈王嬌鸞百年長恨〉：「自憐薄命佳人，惱殺多情才子」，〈蘇小妹三難新郎〉：「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吳衙內鄰舟赴約〉：「佳人才子貌相當，八句新詩暗自將。百歲姻緣床下就，麗情千古播詞場。」依序分見《警世通言》，頁 125、464、522；《醒世恆言》，頁 226、595。

<sup>58</sup> 才子佳人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強調「才、色、情」三者兼備，而〈蘇小妹三難新郎〉雖也提及「佳人才子」四字，但通篇只說蘇小妹「不醜」及其詩才之高，與才貌雙全的「佳人才子」實有差距。關於才子佳人小說觀，可見寧宗一：《中國小說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 224-229。

之編書宗旨：「適俗」有關，太過強調詩才則不易「適俗」；因此，〈宿香亭〉為兼顧「才子」之「胸中錦繡」及通俗平淺的小說語言，展現為「才子通俗化」，又為強調女性個性的時代特色，則表現出「佳人個性化」。而「三言」百二十篇中，提及「閒」者共有四篇<sup>59</sup>，但真正將整體情節（「四辭朝命」）與「閒」的主題具體緊密結合的唯有〈陳希夷〉，而貫串全篇的「閒」與淡泊正用以「導愚」，符合《喻世明言》的編書宗旨。至於「人行善事、天予善報」的說法，在「三言」中共有三十二篇<sup>60</sup>，

<sup>59</sup> 除了〈陳希夷四辭朝命〉外，尚有〈木綿庵鄭虎臣報冤〉：「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古今小說》，頁 34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門外多栽榆柳樹，楊花落滿溪頭。絕無閒悶與閒愁，笑他名利客，役役市廛游」（《古今小說》，頁 497），〈陳可常端陽仙化〉：「清淨得為僧，幽閒度此生」（《警世通言》，頁 82）。

<sup>60</sup> 除了〈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外，尚有〈兩縣令競義婚孤女〉：「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嘆云：人家嫁娶擇高門，誰肯周全孤女婚？試看兩公陰德報，皇天不負好心人。」〈灌園叟晚逢仙女〉：「園公一片惜花心，道感仙姬下界臨。草木同升隨拔宅，淮南不用煉黃金。」〈大樹坡義虎送親〉：「從來只道虎傷人，今日方知虎報恩。多少負心無義漢，不如禽獸有情親。」〈小水灣天狐貽書〉：「得人濟利休忘卻，雀也知恩報玉環。」〈黃花飼雀非圖報，一片慈悲利物心。累世簪纓看盛美，始知仁義值千金。」〈劉小官雌雄兄弟〉：「合鎮的人，沒一個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張孝基陳留認舅〉：「還財陰德澤流長，千古名傳義感鄉。」〈施潤澤灘闕遇友〉：「昔聞楊寶酬恩雀，今見施君報德雞。物性有知皆似此，人情好殺復何為？」〈六金還取事雖微，感德天心早鑒知。灘闕巧逢恩義報，好人到底得便宜。」〈張廷秀逃生救父〉：「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勸君莫把欺心傳，湛湛青天不可欺。」〈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古語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那天公算善報，個個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個？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沒有兩副舌，說了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逐節兒還你一個報應。」〈蔡瑞虹忍辱報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汪大尹火焚寶蓮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分見《醒世恆言》，頁 16、94、108、112-113、210、355、368、377、447、733、781、850）〈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殃祥果報無虛謬，咫尺青天莫遠求。」〈吳保安棄家贖友〉：「昔年為友拋妻子，今日孤兒轉受恩。正是投瓜還得報，善人不負善心人。」〈裴晉公義還原配〉：「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為陰德所致。」〈人能步步存陰德，福祿綿綿及子孫。」〈滕大尹鬼斷家私〉：「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為天報云。」〈張道陵七試趙昇〉：「逢人患難要施仁，望報之時亦小人。不吝施仁不望報，分明天地布陽春。」〈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從前積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單符郎全州佳偶〉：「仁義還收仁義報，宦途無梗子孫賢。」〈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歎古今負義人皆如此，乃傳之於人。詩曰：一負馮君罹水厄，一虧鄭氏喪深淵。宛如孝女尋屍死，不若三閭為主愆。」〈沈小官一鳥害七命〉：「積善逢善，積惡逢惡。仔細思量，天地不錯。」〈月明和尚度柳翠〉：「柳宣教不行陰鷲，折了女兒，此乃一報還一報，天理昭然。後人觀此，不可不戒。」〈閻陰司司馬貌斷獄〉：「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游酆都胡母迪吟詩〉：「自古機深禍亦深，休貪富貴昧良心。簷前滴水毫無錯，報應昭昭自古今。」〈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生前忠義骨猶香，魂魄為神萬古揚。料得奸魂沉地獄，皇天異報自昭彰。」（分見《古今小說》，頁 34、131、143、163、197、227、255、381、

可見此說頗為一般人所接受，因而〈李公子救蛇獲稱心〉轉化「魚龍報義」之說並進而點明「天報善」的主題，一為「適俗」，二為呼應《喻世明言》「可以導愚」之說。

由此三篇，正可以歸納出「三言」改編前文本有其邏輯策略，絕非簡單字詞文句之調整重述：文言改為白話、雅正變為通俗，而是小說文本進行再製的過程中，不論是改寫或編輯，皆先有一欲呈現的文本主題，小說各種整體且細部的改編皆以此為前提而進行<sup>61</sup>，並且與「三言」之編書宗旨：「導愚」、「適俗」的教化功用，若合符節。

---

402、435、474、475、641)〈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親見亡兒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為證：餅內砒霜那得知？害人翻害自家兒。舉心動念天知道，果報昭彰豈有私！」「方纔說金員外只為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為行善，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善惡相形，禍福自見。戒人作惡，勸人為善。」〈陳可常端陽仙化〉：「從來天道豈癡聾？好醜難逃久照中。說好勸人歸善道，算來修德積陰功。」〈范鯁兒雙鏡重圓〉：「今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為證：十年分散天邊鳥，一旦團圓鏡裡鴛。莫道浮萍偶然事，總由陰德感皇天。」〈計押番金鰻產禍〉：「李救朱蛇得美姝，孫醫龍子獲奇書。勸君莫害非常物，禍福冥中報不虛。」〈宋小官團圓破甌笠〉：「種瓜還得瓜，種豆還得豆。勸人行好心，自作還自受。」〈桂員外途窮懺悔〉：「桂遷悔過身無恙，施濟行仁嗣果昌。奉勸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負心郎！」(分見《警世通言》，頁45、54、87、166、286、312、397)

<sup>61</sup> 其實不只這三篇，《喻世明言》卷31〈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卷36〈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警世通言》卷27〈假神仙大鬧華光廟〉；《醒世恆言》卷14〈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卷25〈獨孤生歸途鬧夢〉，同樣在改編前文本時，重新選擇小說中心，並以此進行細部情節之調整；或改或編，皆出於新的小說中心。參見趙修霽：〈論馮夢龍「三言」中的「鬧」〉，頁85-100。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99。
-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文瑩撰，黃益元校點：《玉壺清話》，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皇都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75。
- 宋·范仲淹撰，范能浚編，薛正興校點：《范仲淹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1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 \*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劉斧撰：《青瑣高議》，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宋·歐陽修等撰：《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元·王實甫原著，王季思校注：《西廂記》，臺北：里仁書局，1995。
-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洪楩編輯，石昌渝校點：《清平山堂話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2001。
- \* 明·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臺北：里仁書局，1991。
- \* 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
- \* 明·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恆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

明·馮夢龍撰：《情史》，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

無名氏原著，程毅中、程有慶校點：《京本通俗小說等五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譚正璧編：《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二、近人論著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吳勇宏：〈《三言》娼妓愛情故事對唐傳奇的繼承與開展〉，《思辨集》18（2015.3），頁 1-17。

李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胡士瑩著：《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

\*高桂惠：〈世道與末枝——《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漢學研究》25：1（2007.6），頁 283-312。

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

張怡微：〈《三言》小說中承衍敘事研究——以〈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為例〉，《靜宜中文學報》5（2014.6），頁 123-150。

許麗芳：《古典短篇小說之韻文》，臺北：里仁書局，2001。

郭玲彤：〈論「三言」對風流才子故事的改寫——以柳永、李白、唐寅故事為中心的考察〉，《思辨集》16（2013.3），頁 180-205。

陳炳良：〈話本套語的藝術〉，收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第一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45-183。

- 陳煒舜：〈借用與對峙——互文性視域下的〈梁武帝累修成佛〉〉，《漢學研究》27：1（2009.3），頁 177-206。
-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寧宗一：《中國小說學通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 熊秉真：《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 \* 趙修霈：〈論馮夢龍「三言」中的「鬧」〉，《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1：1（2007.6），頁 85-100。
- 趙修霈：《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 \* 劉果：《「三言」性別話語研究：以話本小說的文獻比勘為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8。
- \* 鄭文裕：《馮夢龍「三言」故事源流察考》，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o Hsiu Pay, *Lun Feng Meng Long “San Yan” Zhong De “Nao”* [The Analysis of the Mocking in “San Yan”], in *Tai Zhong Jiao Yu Da Xue Xue Bao* [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 Arts], Vol.21:1 (June, 2007), pp. 85-100.
- [Ming] Feng Meng Long, *Gu Jin Xiao Shuo*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Novel Scripts I] Annotated by Xu Zheng Yang, (Taipei: Le Jin BKS., 1991).
- [Ming] Feng Meng Long, *Jing Shi Tong Yan*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Novel Scripts II] Annotated by Yan Dun Yi, (Taipei: Le Jin BKS., 1991).
- [Ming] Feng Meng Long, *Xing Shi Heng Yan*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Novel Scripts III] Annotated by Gu Xue Jie, (Taipei: Le Jin BKS., 1991).
- Gao Gui Hui, *Shi Dao Yu Mo Zhi: “San Yan”, “Er Pai” Yan Shu Shi Xiang Yu Shu Xie Da Zhong Chu Tan* [Heterodox Doctrine and Techniques: The Study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Sanyan and Erpai], in *Han Xue Yan Jiu* [Chinese Studies] Vol. 25:1 (June, 2007), pp. 283-312.
- [Song] Liu Fu, *Qing Suo Gao Yi* [An Anthology of Legends], Collated by Shi Lin Li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Li Jian Guo, *Song Dai Chuan Qi Ji* [The Legends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Liu Guo, “San Yan” *Xing Bie Hua Yu Yan Jiu* [The Research of Xing Bie Hua Yu in “San 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Tan Zheng Bi, *San Yan Liang Pai Zi Liao* [The Material of San Yan Liang P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Zheng Wen Yu, *Feng Meng Long “San Yan” Gu Shi Yuan Liu Cha Kao* [Feng Meng Long “Shen Yan” The Story Originates Research], (Master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2006).